

我和八十年代

T15252

馬國川
著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我和八十年代

馬國川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姚沙沙
特邀編輯 海 帆
書籍設計 吳冠曼

叢書名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書名 我和八十年代
著者 馬國川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香港九龍塘聯福道 34 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深圳市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版次 2010 年 11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168 × 230 mm）37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035-0
© 2010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原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以書名《我和八十年代》出版，經由原出版者授權，由本公司在除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出版發行本書。

T15251

我和八十年代

出版說明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是香港三聯書店和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合作出版的第一個重要項目。

由2009年9月開始，這個項目正式起動，我們將聯合出版有關研究中國當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環境等方面的專著、合著、論文集等。這套叢書，設計初期每年出版約十種。除了有選擇地收入浸會大學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外，我們將熱誠歡迎本港及海內外學術界提供資料豐富、有分析、有新見，同時又簡明可讀的有關當代中國包括內地、台灣、港澳及中外關係的研究著作。

期望本叢書可以見證當代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各領域的全面發展及其發展路程中艱難跋涉的印跡。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清華大學77級新生在上課（徐乃強攝，1978年）

1978年2月，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入校上課。被“文革”耽誤的整整一代人，能夠通過考試而不是因為其身份走入高校大門，僅此就足以證明這個國家開始步入正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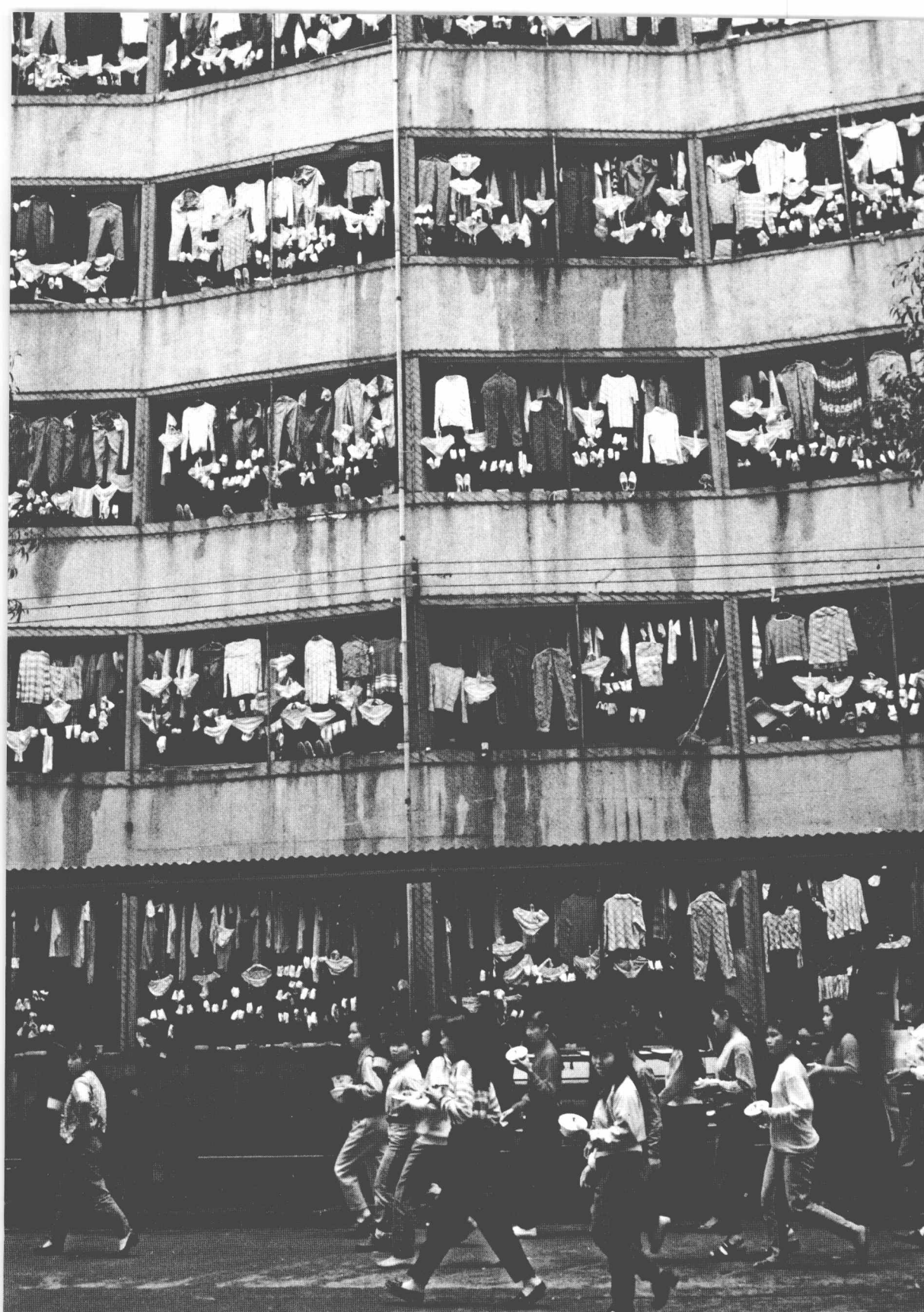
解凍：美術館外的美術展覽（李曉斌攝，1979年）

1979年9月中國美術館外，來自民間的街頭美術展覽——《星星畫展》開展。當時，北京民間思想空前活躍。《星星畫展》和此前的《自然·社會·人》攝影展以及油印的《今天》、《沃土》等民間雜誌，共同構築新時期文化藝術的回歸和覺醒。思想上的冰河開始融化了……



北京大學掀起學生競選人大代表的熱潮（王文瀾攝，1980年）

1980年，北京大學學生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的活動，是1949年以來中國政治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這個可以歸入“政治體制改革”的微小嘗試，最後無疾而終。不過，日後在中國政壇上留下重要痕跡的一些年輕政治家，已在此時嶄露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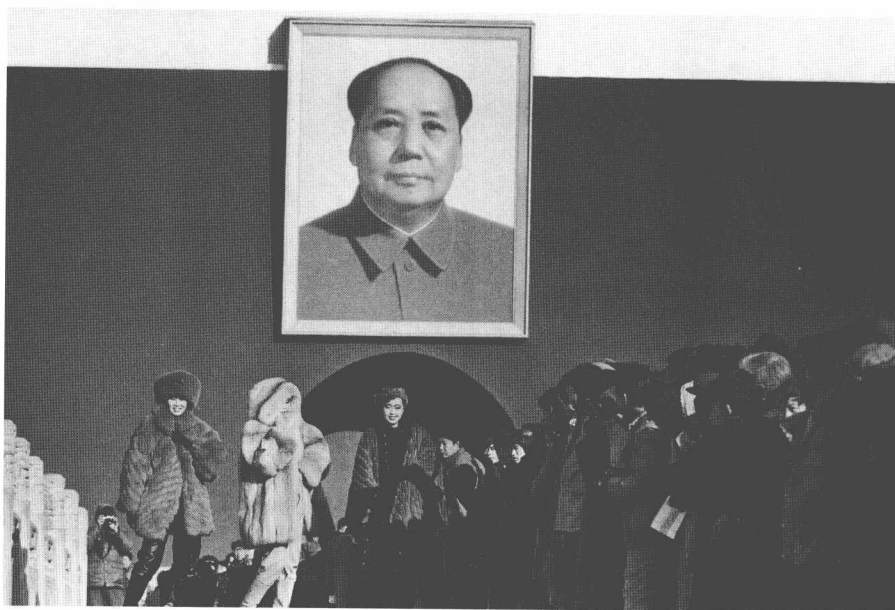


深圳外資企業的工人宿舍（江式高攝，1985年）

1985年，深圳打工妹從宿舍樓前匆匆走過。一片琳琅滿目，呈現的既是活力也是生活。投資、就業、外向型經濟三管齊下，迅速帶動了沿海地區的經濟成長，也為1980年代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做出了貢獻。

嚴厲打擊犯罪（王文瀾攝，1983年）

1983年“嚴打”期間，湖北十堰法院門前，人們在圍觀佈告欄。1983年前後，中國有一次嚴厲打擊犯罪的社會運動，目的是整飭社會秩序。在一個人治歷史悠久的國家，建設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迄今仍未完成的任務。



金水橋變T台（王文瀾攝，1986年）

1986年北京天安門金水橋上的北京皮草時裝表演。在毛澤東目光的注視下，身穿華麗服裝的模特走過金水橋，正是這個國家走向開放的絕好隱喻。80年代中國的思想開放程度，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會令人震驚。

寫在前面的話

一

2007年的冬天剛剛開始，我就在思考2008年的選題。作為記者，我知道媒體2008年的一個熱點將是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我不想加入到一場大合唱之中，只想獨自梳理一下改革開放的思想源流。

於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八十年代。我認為，那是改革開放的思想源頭。雖然僅僅隔了一個九十年代，但是從二十一世紀回望過去，八十年代竟然已經顯得有些陌生。那些曾經活躍一時乃至叱吒風雲的人物，而今多已背影疏淡。歷史難道真的就如此健忘？而對於那些試圖把八十年代與整個改革開放三十年“無縫焊接”的做法，我也抱有極大的懷疑：如果任由人們以自己的想像和某種抽象的邏輯來演繹歷史，歷史豈不是真的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我們曾經對任意構築的歷史表示過我們的輕蔑，那麼我們又何苦任意構築歷史，讓自己成為後人嘲笑的對象呢？

在改革開放進行了三十年後，國家確實富裕了，“大國崛起”的聲音也一浪高過一浪。但是，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也突顯出來，兩極分化、官員腐敗、道德滑坡、環境污染等現象越來越刺眼地擺在人們面前，讓人們不能不正視。在讚歌式的主旋律之外，反思的分貝高起來。在喧嘩和躁動的時代裡，我感到迷惘：曾經奔走呼號啟蒙的人們，面對今天是否也感到困惑，他們又將如何評價三十年的歷程？他們還能夠為今天提供新的思想資源嗎？

終於，我決心去採訪那些八十年代的人物，想通過他們的描述觸摸一個鮮活的八十年代，並希望他們能夠幫助我解疑釋惑。

採訪就在這年的冬天開始了。原來以為會比較從容，但是報社決定從2008年的春節開始即連續刊登，並名之為“八十年代之子訪談錄”。所以，春節一過我便又匆忙上路，到香港城市大學採訪在那裡短期講學的劉再復先生，“兩會”報道結束的當天飛赴海南採訪韓少功先生，在4月的風沙裡奔赴寧夏採訪張賢亮先生，在上海瑞金醫院拜訪病中的王元化先生……每一篇稿子整理出來後，我都請對方審訂。唯有王元化先生因為病重不能動手，是由《大公報》的資深編輯吳洪森先生代為審訂的。王先生沒有來得及看到這篇稿子刊出，就在5月9日遽爾仙去，我的稿子遂成了“最後的訪談”。

到2008年6月9日對李澤厚先生的訪談在《經濟觀察報》刊出，這個選題就算結束了。我也終於走出了八十年代，這才恍然發現，國人都已沉浸在奧運會前夕的亢奮之中。

二

當我採訪這些八十年代人物時，竟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自己的八十年代。

整個八十年代，我都在家鄉讀書。小學是在農村裡度過的，中學時才走進二十多公里遠的縣城。那是一個典型的冀南小縣城，整座縣城只是在十字街上有一家新華書店，而且其中沒有什麼新書。學校圖書館的鐘錶仍然停擺在六十年代，滿是灰塵的書架只有《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紅旗譜》之類的革命文學作品。課餘時間我會到圖書室裡翻看報紙雜誌，報紙雜誌種類很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青年報》和《文匯月刊》。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一場宏大的思想運動”（金觀濤語）正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展開。

當時的教學還沒有現在這麼壓迫，更沒有實現“封閉式管理”。學校在縣城邊上，牆外就是農田。每天傍晚，同學們都會三五成群地走出校門，漫步田野。鄉下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夢想。我和兩三個要好的同學走在田埂上，也不免指點江山，品評人物。當年的激情至今嚮往，然而也不過是少年人固有的激情而已。可是後來這“自在”的激情漸漸有了一點“自覺”的味道。《中國青年報》連載的《河殤》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每天拿到報紙後都要傳看，還為此展開討論。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了《海南紀實》雜誌，我們也如饑似渴地閱讀。但是這樣的時間很短暫，1989年我參加高考，當秋天走進大學校門時，我不知道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雖然對我來說僅僅是開了個頭。

真的是僅僅開了個頭就結束了。我所就讀的大學是一所省級師範院校，信息同樣閉塞。在我的大學時代開始時，這裡流行的是汪國真和席慕容的詩歌。我只是在圖書館裡才讀到北島的《回答》，雖然很激動，卻沒有幾個朋友可以交流。激情迅速流失了，讀李澤厚、劉再復的書，如對古人。《走向未來》叢書倒是會經常出現在學校附近的書攤上，但是少有人問津，我也是偶爾翻翻，然後再放回書攤的角落，任它們繼續蒙塵。

所以，當我在採訪中面對這些八十年代人物時，曾經擁有的短暫激情便再次被喚起，然後是深深的遺憾和悵惘。我們這個國家真的太大了，思想的潮水往往只能漫過一小片沙灘，然後迅速地退潮遠去，後來的人們只能在沙灘上偶爾撿拾幾個貝殼，滿懷惆悵地想像漲潮時的雄奇景象。

三

我以為，“八十年代”是一個特定的詞，不應該用時間的框架將它界定在1980-1989這十年。從思想的源流來說，“八十年代”應開始於1977年。八十年代是一個“長的八十年代”（the Longer 1980s）。文化大革命結束之

後，當一些思想者開始小心翼翼地獨立思考時，“八十年代”的大門已經緩緩開啟了。當各種思想匯成潮水沖決思想禁錮的堤壩時，“一場宏大的思想運動”終於在1980年後的中國上演。

在採訪中，劉再復先生把八十年代和五四運動並列，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兩大思想運動”。在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前夕，我採訪了陳平原先生，他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漓。我所採訪的八十年代人物為我們所呈現的，也正是這樣的景象：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漓。任何試圖用一個詞彙來概括一個時代的做法都是危險的，但是我仍然願意用一個詞來描繪八十年代的底色：激情。李澤厚先生和劉再復先生曾經建議本書書名為“八十年代：激情·理想·夢幻”。在他們看來，激情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只有觸動了靈魂，人們的眼神才會煥發出光彩。激情就是開啟八十年代靈魂的鑰匙。

可是，在採訪時我也有所懷疑：放任這些受訪者的激情，為讀者所提供的八十年代是否會失去它真實的面貌？我想起大學時讀到的文學史，乾巴巴的抽象理念將歷史變成了木乃伊，甚至在讀到李白那一節時也絲毫感受不到激情。可是我在讀徐葆耕先生的西方文學史《心靈的歷史》的時候，卻深深地被打動。他從文化心理視角系統描述西方文學發展史，展現了西方世界流動不已的生命現象、複雜變幻的內心世界。歷史真實不應該脫離人的心靈而存在。八十年代人物以他們的心靈和眼睛為我們所展示的歷史是真實的歷史，至少是真實歷史中的一部分。其中，也沉澱着他們穿越歷史的思考。

我相信，這些思考，對於轉型中的中國是彌足珍貴的。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回首向來路，人們固然頗多感慨；展望未來，曾經清晰的道路也越來越曖昧不明。因為在奧運之後，中國不但順利地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機，而且在今年8月份GDP總值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樂觀情緒在瀰漫，“中國崛起論”、“中國奇跡論”、“中國成功論”、“中國模式論”

等聲浪此起彼伏，似乎真的有一條嶄新的、有別於世界主流的道路出現在中國的腳下。難怪，一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一再發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天問”。

這個問題，值得所有的中國人認真思考，因為它關係着所有中國人的福祉、自由和夢想。一顆頭腦代替數億人民思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一切事物都必須接受批判。”（康德語）

最後，請允許我以康德的一段話來結束這篇序言吧——

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

馬國川

2010年5月28日

北京 朝陽門外

目 錄

王元化	我在不斷地進行反思	1
湯一介	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23
李澤厚	那是一個激情的年代	47
劉道玉	我為改革而無怨無悔	79
張賢亮	小說家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	99
劉再復	八十年代是有鈣質的時代	131
溫元凱	“不改革就要被開除球籍”成為共識	167
金觀濤	中國第二次偉大的啟蒙運動	189
李銀河	真正的變化要開始了	217
韓少功	歷史中的識圖行方	251
麥天樞	自己是啟蒙者，同時又是被啟蒙者	285
梁治平	理想主義是不應該被磨滅的	317
後記		349